

苕溪渔隐词话(宋) 胡仔

苕溪渔隐词话卷一

吴越王献词

后山诗话云：“吴越后王来朝，太祖为置宴，出内妓弹琵琶。王献词曰：‘金凤欲飞遭掣搦。情脉脉。看即玉楼云雨隔。’太祖起，拊其背曰：‘誓不杀钱王。’”

好句不能改

漫叟诗话云：“前人评杜诗云：‘红豆啄残鹦鹉粒，碧梧栖老凤凰枝。’若云：‘鹦鹉啄残红豆粒，凤凰栖老碧梧枝。’便不是好句。余谓词曲亦然。李景有曲‘手卷真珠上玉钩’，或改为珠帘。舒信道有曲云：‘十年马上春如梦’，或改云‘如春梦’，非所谓遇知音。”

后主围城中作词

西清诗话云：“南唐后主围城中作长短句，未就而城破。‘樱桃落尽春归去，蝶翻金粉双飞。子规啼月小楼西。曲栏金箔，怅惘卷金泥。门巷寂寥人去后，望残烟草低迷。’余尝见残稿，点染晦昧，心方危窘，不在书耳。艺祖云：‘李煜若以作诗工夫治国事，岂为吾虏也。’”苕溪渔隐曰：“余观太祖实录及三朝正史云：‘开宝七年十月，韶曹彬、潘美等率师伐江南。八年十一月，拔升州。’今 后主词乃咏春景，决非十一月城破时作。西清诗话云：‘后主作长短句，未就而城破。’其言非也。然王师围金陵凡一年，后主于围城中春间作此诗，则不可知。是时其心岂不危窘，于此言之，乃可也。”

东坡责后主

东坡云：“李后主词云：‘三十余年家国，数千里地山河。凤阁龙楼连霄汉，玉树琼枝作烟萝。几曾惯干戈。凤阁两句原脱，据南唐二主词补。又，几曾惯干戈，原作已曾惯见干戈，亦据二主词改正。一旦归为臣虏，沈腰潘鬓消磨。最是仓皇辞庙日，教坊犹奏别离歌。挥泪对宫娥。’后主既为樊若水所卖，举国与人，故当恸哭于九庙之外，谢其民而后行。顾乃挥泪宫娥，听教坊离曲哉。”

后主词凄惋

西清诗话云：“南唐李后主归朝后，每怀江国，且念嫔妾散落，郁郁不自聊。尝作长短句云：‘帘外雨潺潺。春意阑珊。罗衾不暖五更寒。梦里不知身是客，一晌贪欢。独自莫凭栏。无限关山。别时容易见时难。流水落花何处也，天上人间。’含思凄惋，原作凄怆，据明钞本改。未几下世。”

荆公山谷论后主词

雪浪斋日记云：“荆公问山谷云：‘作小词曾看李后主词否。’云：‘曾看。’荆公云：‘何处最好。’山谷以‘一江春水向东流’为对。荆公云：‘未若细雨梦问鸡塞远，小楼吹彻玉笙寒。又细雨湿流光最好。’”

柳三变词天下咏之

后山诗话云：“柳三变游东都南北二巷，作新乐府，骯髒从俗，天下咏之，遂传禁中。宋仁宗颇好其词，每对酒，必使侍妓歌之再三。三变闻之，作宫词号醉蓬莱，因内官达 后官，且求其助。后仁宗闻而觉之，自是不复歌比词矣。会改京官，乃以无行黜之。后改名永，仕至屯田员外郎。”苕溪渔隐曰：“先君尝云：‘柳词鳌山彩构原本无构字，以避高宗讳空六格。但 后集三十九引此句却作构字。蓬莱岛，当云彩缔。坡词低绮户，当云窥绮户。’二字既改，其词益佳。”

瑶台第一层

后山诗话云：“武才人出庆寿宫，色冠后庭。裕陵得之，会教坊献新声，为作词，号瑶台第一层。”

孙洙词

夷坚志云：“孙洙字巨源，元丰间为翰苑，名重一时。李端愿太尉世戚里，折节交缙绅间，而孙往来尤数。会一日锁院，宣召者至其家，则已出。数十辈踪迹之，得于李氏。时李新纳妾，能琵琶，孙饮不肯去。而迫于宣命，李不敢留，遂入院，已二鼓矣。草三制罢，复作长短句，寄恨恨之意，迟明遣示李。其词曰：‘楼头尚有三通鼓。何须抵死催人去。上马苦匆匆。琵琶曲未终。

回头凝望虑。那更廉纤雨。漫道玉为堂。玉堂今夜长。’”

秦处度法山谷

雪浪斋日记云：“晏叔原工小词，如‘舞低杨柳楼心月，歌尽桃花扇底风’，不愧六朝宫掖体。荆公小词云：‘揉蓝一水紫花草。寂寞小桥千嶂抱。人不到。柴门自有清风扫。’略无尘土思。山谷小词云：‘春未透。花枝瘦。正是愁时候。’极为学者所称赏。赏下原有味字，据文义删。秦湛处度尝有小词云：‘春透水波明，寒峭花枝瘦。’盖法山谷也。”

沈会宗词

苕溪渔隐曰：“贾耘老旧有水阁，在苕溪之上，景物清旷。东坡作守时，屡过之，题诗画竹于壁间。沈会宗又为赋小词云：‘景物因人成胜概。满目更无尘可碍。等闲帘幕小栏干。衣未解。心先快。明月清风如有待。谁信门前车马隘。别是人间闲世界。坐中无物不清凉。山一带。水一派。流水白云长自在。’其 后水阁屡易主，今已摧毁久矣。遗址正与余水阁相近，同在一岸，景物悉如会宗之词。故余尝有鄙句云：‘三间小阁贾耘老，一首佳词沈会宗

。无限当时好风月，如今总属绩原误作续，胡仔原籍绩溪，故称绩溪翁。溪翁。’盖谓此也。”

李婴词

苕溪渔隐曰：“元丰间，都人李婴调薪水县令，作满江红一曲，往黄州上东坡，东坡甚喜之。其词云：‘荆楚风烟，寂寞近、中秋时候。露下冷，兰英将谢，苇花初秀。归燕殷勤辞巷陌。原作陋、据花庵词选改。鸣蛩凄楚来窗牖。又谁念江边有神仙，飘零久。横琴膝，携筇手。旷望眼，闲吟口。任纷纷万事，到头何有。君不见凌烟冠剑客，何人气貌长依旧。归去来，一曲为君吟，为君寿。’”

王逐客作夏词

漫叟诗话云：“古乐府诗云：‘今世襌襌子，触热向人家。’襌襌，集韵解之云：‘不晓事。’余素畏热，乃知人触热来人家，其谓不晓事宜矣。尝爱王逐客作夏词送将归，不用浮瓜沈李等事，而天然有尘外凉思。其词云：‘百尺清泉声陆续。映潇洒碧梧翠竹。面千步回廊，重重帘幕，小枕欹寒玉。试展蛟绡看画轴。见一片潇湘凝绿。待玉漏穿花，银河垂地，月上栏干曲。’此语非触热者之所知也。”苕溪渔隐曰：“余尝爱李太白夏日山中诗‘脱巾挂石壁，露顶洒松风’，其清凉可想也。”

乐府雅词之误

苕溪渔隐曰：“曾端伯慥，编乐府雅词，以秋月词念奴娇为徐师川作，梅词点绛唇为洪觉范作，皆误也。秋月词乃李汉老，梅词乃孙和仲，和仲即正言谔之子也。又世传江城子、青玉案二词，皆东坡所作。然西清诗话谓江城子乃叶少蕴作，桐江诗话谓青玉案乃姚进道作。四词皆佳，今并录之。念奴娇词云：‘素光练净，映秋山，隐隐修眉横绿。鹄鹊楼高天似水，碧瓦寒生银粟。千丈斜晖，奔云涌雾，飞遇卢仝屋。更无尘气，满庭风碎梧竹。谁念鹤发仙翁，当年曾共赏，紫岩飞瀑。对影三人聊痛饮，一洗离愁千斛。斗转参横，翩然归去，万里骑黄鹤。满天霜晓，叫云吹断横玉。’点绛唇词云：‘流水泠泠，断桥斜路梅枝亚。雪花初下。全似江南画。白壁青钱，难买春无价。归来也。风吹平野，一点香随马。’江城子云：‘银涛无际卷蓬瀛。落霞明。暮云平。曾见青鸾紫凤，下层城。二十五弦弹不尽，空感慨，有余情。苍梧烟水断归程。卷霓旌。为谁迎。空有千行流泪，寄幽贞。舞罢鱼龙云海晚，千古恨，入江声。’青玉案词云：‘三年枕上吴中路。遣黄耳、随君去。君到松江呼小渡。莫惊鸥鹭，四桥尽是，老子经行处。辋川图上看春暮。长记高人右丞句。作个归期天已许。春衫犹是，小蛮针线，曾湿西湖雨。’汉老念奴娇词中有‘满天霜晓，叫云吹断横玉’之句，乃用崔鲁华清宫诗‘银河漾漾月

辉辉。楼碍天边织女机。横玉叫云清似水，满空霜逐一声飞’，或云叫云乃笛名，非也。又端伯所编乐府雅词中，有汉宫春梅词，云是李汉老作，非也。乃晁冲之叔用作，政和间作此词献蔡攸。是时朝廷方兴大晟府，蔡攸携此词呈其父云：‘今日于乐府中得一人。’京览其词，喜之，即除大晟府丞。今载其词曰：‘潇洒江梅，向竹梢稀处，横两三枝。东君也不爱惜，雪压风欺。无情燕子，怕春寒、轻失佳期。惟是有，南来归雁，年年长见开时。清浅小溪如练，问玉堂何似，茅舍疎篱。伤心故人去后，冷落新诗。微云淡月，对孤芳、分付他谁。空自倚，清香未减，风流不在人知。’此词中用玉堂事，乃唐人诗云：‘白玉堂前一树梅。今朝忽见数枝开。几家门户重重闭，春色因何得入来。’或云玉堂乃翰苑之玉堂，非也，”

侯蒙词

夷坚志云：“侯元功蒙，密州人。自少游场屋，年三十有一，始得乡贡。人以其年长貌寝，不之敬。有轻薄子画其形于纸鸢上，引线放之，蒙见而大笑。作临江仙词题其上曰：‘未遇行藏谁肯信，如今方表名踪。无端良匠画形容。当风轻借力，一举入高空。才得吹嘘身渐稳，只疑远赴蟾宫。雨余时候夕阳红。几人平地上，看我碧霄中。’蒙一举即登第，年五十余，遂为执政。”

词句难得全篇皆好

苕溪渔隐曰：“词句欲全篇皆好，极为难得。如贺方回‘淡黄杨柳带栖鸦’，秦处度‘藕叶清香胜花气’二句，写景咏物，可谓造微入妙，若其全篇，皆不逮此矣。徐干臣‘雁足不来，马蹄难驻，门掩一庭芳景’，驻字当作去字，语意乃佳。周美成‘水亭小，浮萍破处，檐花帘影颠倒’，按杜少陵诗‘灯前细雨檐花落’，美成用此檐花二字，全与出处意不相合，乃知用字之难矣。赵德麟‘重门不锁相思梦，随意透天涯’徐师川‘柳外重重叠叠山，遮不断愁来路’，三词造语虽不同，其意绝相类。古原作右，据文义改。词‘水竹旧院落，樱笋新蔬果’，一本是‘水竹旧院落，莺引新雏过’。不然，‘樱笋新蔬果’与上句有何干涉。董武子‘畴昔寻芳祕殿西，日压金铺、宫柳垂垂’，然祕殿岂是寻芳之虑，非所当言也。”

汪彦章词

苕溪渔隐曰：“汪彦章舟行汴中，见岸傍画舫有映帘而观者，止见其额，有词云：‘小舟帘隙。佳人半露梅妆额。绿云低映花如刻。恰似秋宵，一半银蟾白。结儿梢朵香红拗。钿蝉隐隐摇金碧。春山秋水浑无迹。不露墙头，些子真消息。’寄醉落魄。”

孙叙落梅词

苕溪渔隐曰：“孙叔字济师，尝作落梅词，甚佳。‘一声羌管吹呜咽。玉溪半夜梅翻雪。江月正茫茫。断桥流水香。含章春欲暮。落日千山雨。一点着枝酸。吴姬先齿寒。’”

和东坡赤壁词

苕溪渔隐曰：“东坡大江东去赤壁词，语意高妙，真古今绝唱。近时有人和此词题于邮亭壁间，不著其名，语虽粗豪，亦气概可喜。今漫笔之。词曰：‘炎精中否，叹人材委靡，都无原作元，据明钞本改。英物。戎马长驱三犯阙，谁作连城坚壁。楚汉吞并，曹刘割据，白骨今如雪。书生钻破简编，说甚英杰。天意眷我中兴，吾君神武，小曾孙周发。海岳封疆俱效职，狂虏何劳退灭。翠羽南巡，叩闾无路，徒有冲冠发。孤忠耿耿，剑锋冷浸秋月。’”

苕溪渔隐词话卷二

元宗浣溪沙二阙

南唐书云：“王感化善讴歌，声韵悠扬，清振林木，系乐部为歌板色。元宗尝作浣溪沙二阙，手写赐感化曰：‘菡萏香销翠叶残。西风愁起碧波间。还与容光共憔悴，不堪看。细雨梦回鸡塞远，小楼吹彻玉笙寒。簌簌泪珠多少恨，倚阑干。’‘手卷珠帘上玉钩。依前春恨锁重楼。风里落花谁是主，思悠悠。青鸟不传云外信，丁香空结雨中愁。回首绿波三峡暮，接天流。’后主即位，感化以其词札上之。后主感动，赏赐感化甚优。”苕溪渔隐曰：“元宗即嗣主李璟，尝作比二词。古今词话乃以为后主作，非也。后主名煜。”

冯延巳乐章

南唐书云：“冯延巳著乐章百余阙。其鹤冲天词云：‘晓月坠，宿云披。银烛锦屏帟。建章钟动玉绳低。宫漏出花迟。’又归国谣词云：‘江水碧。江上何人吹玉笛。扁舟远送潇湘客。芦花千里霜月白。伤行色。明朝便是关山隔。’见称于世。元宗乐府辞云：‘小楼吹彻玉笙寒。’延巳有‘风乍起，吹皱一池春水’之句，皆为警策。元宗尝戏延巳曰：‘吹皱一池春水，干卿何事。’延巳曰：‘未如陛下小楼吹彻玉笙寒。’元宗悦。”

谒金门异说

苕溪渔隐曰：“古今诗话云：‘江南成幼文为大理卿，词曲妙绝。尝作谒金门云：‘风乍起，吹皱一池春水。’中主闻之，因案狱稽滞，召诘之。且谓曰：‘卿职在典刑，一池春水，又何干于卿。’幼文顿首。’又本事曲云：‘南唐李国主，尝责其臣曰：‘吹皱一池春水，干卿何事。’’盖赵公所撰谒金门辞，有此一句，最警策。其臣即对曰：‘未如陛下“小楼吹彻玉笙寒

”。’若本事曲所记，但云赵公，初无其名，所传必误。惟南唐书与古今诗话二说不同，未详孰是。”

后主用颜氏家训语

复斋漫绿云：“颜氏家训云：‘别易会难，古人所重，江南饯送，下泣言离。原作难，据能改斋漫录改。北间风俗，不屑此事，歧路言离，欢笑分首。’李后主盖用此语耳。故长短句云：‘别时容易见时难。’”

扑蝴蝶词

苕溪渔隐曰：“旧词高雅，非近世所及，如扑蝴蝶一词，不知谁作，非惟藻丽可喜，其腔调亦自婉美。词云：‘烟绦雨叶，绿遍江南岸。思归倦客，寻芳来较晚。岫边红日初斜，陌上飞花正满。凄凉数声羌管，怨春短。玉人应在，明月楼中，画眉懒。蛮笺锦字，多时鱼雁断。恨随去水东流，事与行云共远。罗衾旧香犹暖。’”

射村二词

苕溪渔隐曰：“先君顷尝丐祠，居射邨，作感皇恩一词云：‘乞得梦中身，归栖云水。始觉精神自家底。峭帆轻棹，时与白鸥游戏。畏途都不管，风波起。光景如梭，人生浮脆。百岁何妨尽沉醉。卧龙多事，漫说三分奇计。算来争似我、长昏睡。’又尝江行阻风，作渔家傲一词云：‘几日北风江海立。千军万马鏖声急。原作息，据宋本改。短棹峭寒欺酒力。飞雨息。琼花细细穿窗隙。我本绿蓑青箬笠。浮家泛宅烟波逸。渚鹭沙鸥多旧识。行未得。高歌与尔相寻觅。’”

误以古词为柳词

苕溪渔隐曰：“先君尝云：古词有绛都春，有‘鳌山彩构蓬莱岛’之句。当云彩缔。余于前集，误以古词为柳词，今是正之。”

柳三变词

艺苑雌黄云：“柳三变字景庄，一名永，字耆卿，喜作小词，然薄于操行。当时有荐其才者，上曰：‘得非填词柳三变乎。’曰：‘然。’上曰：‘且去填词。’由是不得志，日与狷子纵游娼馆酒楼间，无复检约，自称云‘奉圣旨填词柳三变’。呜呼，小有才而无德以将之，亦士君子之所宜戒也。柳之乐章，人多称之。然大概非羁旅穷愁之词，则闺门淫媾之语。若以欧阳永叔、晏叔原、苏子瞻、黄鲁直、张子野、秦少游辈较之，万万相辽。彼其所以传名者，直以言多近俗，俗子易悦故也。皇祐中，老人星现，永应制撰词，意望厚恩。无何，始用渐字，终篇有‘太液波翻’之语。其间‘宸游凤辇何处’，与仁庙挽词暗合，遂致忤旨。士大夫惜之。余谓柳作比词，借使不忤旨，亦无佳处。如‘嫩菊黄深，拒霜红浅’，竹篱茅舍间，何处无此景物。方之李谪仙、夏

英公等应制辞，殆不啻天冠地履也。世传永尝作轮台子蚤行词，颇自以为得意，其后张子野见之云：‘既言匆匆策马登途，满目淡烟衰草，则已辨色矣，而后再言楚天阔，望中未晓，何也。柳何语意颠倒如是。’”

六客词

东坡云：“吾昔自杭移高密，与杨元素同舟。而陈令举、张子野皆从余过李公择于湖。遂与刘孝叔俱至松江。夜半月出，置酒垂虹亭上。子野年八十五，以歌词闻于天下，作定风波令。其略云：‘见说贤人聚吴分。试问。也应傍有老人星。’坐客欢甚，有醉倒者，此乐未尝忘也。今七年耳，子野、孝叔、令举皆为异物，而松江桥亭，今岁七月九日，海风驾潮，平地丈余，荡尽无复子遗矣。追思曩时，真一梦耳。”

后六客词

苕溪渔隐曰：“吴兴郡圃今有六客亭，即公择、子瞻、元素、子野、令举、孝叔，时公择守吴兴也。东坡有云：‘余昔与张子野、刘孝叔、李公择、陈令举、杨元素会于吴兴，时子野作六客词。其卒章云：“尽道贤人聚吴分。试问。也应旁有老人星。”凡十五年，再遇吴兴兴字原脱，据明钞本补。而五人者皆已亡之矣。时张仲谋与曹子方、刘景文、苏伯固、张秉道为坐客。仲谋请作后六客词云：“月满苕溪照夜堂。五星一老斗光芒。十五年间真梦里。何事。长庚对月独凄凉。绿鬓苍颜同一醉。还是。六人吟笑水云乡。宾主谈锋谁得似。看取。曹刘今对两苏张。”’”

聂冠卿词

复斋漫录云：“翰林学士聂冠卿，尝于李良定公席上赋多丽词云：‘想人生，美景良辰堪惜。问其间、赏心乐事，就中难是并得。况东城、凤台沁苑，泛晴波、浅照金碧。露洗华桐，烟霏丝柳，绿阴摇曳，荡春一色。画堂迥，玉簪琼佩，高会尽词客。清欢久，重燃绛蜡，别就瑶席。有翩若惊鸿体态，暮为行雨标格。逞朱唇，缓歌妖丽，似听流莺乱花隔。慢舞萦回，娇鬟低蹙，腰肢纤细困无力。忍分散，彩云归后，何处更寻觅。休辞醉，明月好花，莫漫轻掷。’蔡君谟时知泉州，寄良定公书云：‘新传多丽辞，述宴游之娱，使病夫举首增叹耳。又近者有客至自京师，言诸公春日多会于元伯园池，因念昔游，辄形篇咏。“绿渠春水走潺湲。画阁峰峦映碧鲜。酒令已行金盏侧，乐声初认翠裙圆。清游胜事传部下，多丽新词到海边。曾是尊前沉醉客，天涯回首重依然。’”苕溪渔隐曰：“冠卿词有‘露洗华桐、烟霏丝柳’之句，此五是仲春天气。下句乃云‘绿阴摇曳，荡春一色’，其时未有绿阴，真语病也。”

东坡寄子由词

古今词话云：“东坡在黄州，中秋夜对月独酌，作西江月词曰：‘世事一场大梦，人生几度新凉。夜来风叶已鸣廊。看取眉头鬓上。酒贱常愁客少，月明多被云妨。中秋谁与共孤光。把盏凄凉北望。’坡以谗言谪居黄州，郁郁不得志，凡赋诗缀词，必写其所怀。然一日不负朝廷，其怀君之心，末句可见矣。”苕溪渔隐曰：“聚兰集载此词，注曰，寄子由。故后句云：‘中秋谁与共孤光，把酒凄凉北望。’则兄弟之情，见于句意之间矣。疑是在钱塘作，时子由为睢阳幕客，若词话所云，则非也。”

晁次膺绿头鸭

苕溪渔隐曰：“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，余词尽废。然其后亦岂无佳词，如晁次膺绿头鸭一词，殊清婉。但樽俎间歌喉，以其篇长惮唱，故湮没无闻焉。其词云：‘晚云收，淡天一片琉璃。烂银盘、来从海底，皓色千里澄辉。莹无尘、素娥澹伫，净可数、丹桂参差。玉露初零，金风未凛，一年无似此佳时。露坐久，疎星时度，乌鹊正南飞。瑶台冷，栏干凭暖，欲下迟迟。念佳人，音尘隔后，对此应解相思。最关情，漏声正永，暗断肠、花影潜移。料得来宵，清光未减，阴晴天气又争知。共凝恋，如今别后，还是隔年期。人纵健，清樽素月，长愿相随。’”

作词要善救首尾

苕溪渔隐曰：“凡作诗词，要当如常山之蛇，救首救尾，不可偏也。如晁无咎作中秋洞仙歌辞，其首云：‘青烟幂处，碧海飞金镜。永夜闲阶卧桂影。’固已佳矣。其后云：‘待都将许多明，付与金樽，投晓共流霞倾尽。更携取胡床上南楼，看玉做人间，素秋千顷。’若此可谓善救首尾者也。至朱希真作中秋念奴娇，则不知出此。其首云：‘插天翠柳，被何人推上，一轮明月。照我藤床凉似水，飞入瑶台银阙。’亦已佳矣。其后云：‘洗尽凡心，满身清露，冷浸萧萧发。明朝尘世，记取休向人说。’此两句全无意味，收拾得不佳，遂并全篇气索然矣。”

曹元宠望月婆罗门

苕溪渔隐曰：“曹元宠本善作词，特以红窗迥戏词，盛行于世，遂掩其名。如望月婆罗门词，亦岂不佳。词云：‘涨云暮卷，漏声不到小帘栊。银河淡扫澄空。皓月当轩高挂，秋入广寒宫。正金波不动，桂影朦胧。佳人未逢。叹此夕，与谁同。望远伤怀对景，霜满愁红。南楼何处，想人在长笛一声中。凝泪眼，泣原作立，据明钞本改。尽西风。’此词病在‘霜满愁红’之句，时太早耳。曾端伯编雅词，乃以此词为杨如晦作，非也。”

钱思公玉楼春

侍儿小名录云：“钱思公谪汉东日，撰玉楼春词曰：‘城上风光莺语乱。

城下烟波春拍岸。绿杨芳草几时休，泪眼愁肠先已断。情怀渐原脱渐字，据花庵词选补。变成衰晚。鸾镜朱颜惊暗换。往年多病厌芳樽，今日芳樽惟恐浅。’每酒阑歌之，则泣下。后阁有白发姬，乃邓王歌鬟惊鸿也。遽言：‘先王将薨，预戒挽铎中歌木兰花引缚为送。今相公亦将亡乎。’果薨于随州。邓王旧曲亦尝有‘帝乡烟雨锁春愁，故国山川空泪眼’之句。”

东坡别参寥词

苕溪渔隐曰：“东坡别参寥长短句云：‘有情风、万里卷潮来，无情送潮归。同钱塘江上，西兴浦口，几度斜晖。不用思量今古，俛仰昔人非。谁似东坡老，白首忘机。’记取西湖西畔，正暮山好处，空翠烟霏。算诗人相得，如我与君稀。约他年东还海道，愿谢公、雅志莫相违。西州路，不应回首，为我沾衣。’晋书：谢安虽受朝寄，然东山之志，始末不渝，每原无每字，据明钞本补。形于颜色。及镇新城，尽室而行，造泛原作北，据明钞本改。海之装。欲须经略粗定，白海道还东。雅志未就，遂遇疾笃还都，寻薨。羊昙为安所爱重，安薨后，辍乐弥年，行不由西州路。尝因大醉，不觉至州门，左右白曰，此西州门。昙悲感，以马策扣扉，诵曹子建诗曰：‘生存华屋处，零落归山丘。’因恸哭而去。东坡用此故事，若世俗之论，必以为讖矣。然其词石刻后，东坡自题云：‘元祐六年三月六日。’余以东坡先生年谱考之，元祐四年知杭，杭下原有州字，据海山仙馆丛寄本删。六年召为翰林学士承旨，则长短句盖此时作也。自后复守颖，徙扬，入长礼曹，出帅定武。至绍圣元年，方南迁岭表，建中靖国元年北归，至常，乃薨。凡十一载。则世俗成讖之论，安可信邪。”

唐初无长短句

苕溪渔隐曰：“唐初歌辞多是五言诗，或七言诗，初无长短句。自中叶以后，至五代，渐变成长短句。及本朝则尽为此体。今所存止瑞鹧鸪、小秦王二阙，是七言八句诗，并七言绝句诗而已。瑞鹧鸪犹依字易歌，若小秦王必须杂以虚声，乃可歌耳。其词云：‘碧山影里小红旗。依是江南踏浪儿。拍手欲嘲山简醉，齐声争唱浪婆词。’西兴渡口帆初落，渔浦山头日未欹。依送潮回歌底曲，樽前还唱使君诗。’此瑞鹧鸪也。‘济南春好雪初晴。行到龙山马足轻。使君莫忘霁溪女，时作阳关肠断声。’此小秦王也。皆东坡所作。”

古今词话不足信

苕溪渔隐曰：“古今词话以古人好词，世所共知者，易甲为乙。称其所作，仍随其词牵合为说，殊无根蒂，皆不足信也。如秦少游千秋岁‘水边沙外，城郭春寒退’，末云‘春去也，飞红万点愁如海’者，山谷尝叹其句意之善，欲和之，而以海字难押。陈无己言，此词用李后主‘问君那有几多愁，恰似

一江春水向东流’，但以江为海耳。洪觉范尝和此词，题崔徽真子，‘多少事，都随恨远连云海’。晁无咎亦和此词，吊少游云：‘重感慨，惊涛自卷珠沉海。’观诸公所云，则此词少游作明甚，乃以为任世德所作。又八六子‘倚危亭，恨如芳草萋萋，剗尽还生’者，浣溪沙‘脚上鞋儿四寸罗’者，二词皆见淮海集，乃以八六子为贺方回作，以浣溪沙为涪翁作。晁无咎盐角儿‘开时似雪，谢时似雪，花中奇绝’者，为晁次膺作，汪彦章点绛唇‘新月娟娟，夜寒江静山衔斗’者，为苏叔党作，皆非也。”

东坡赠龙丘子词

茗溪渔隐曰：“东坡云：‘龙丘子自洛之蜀，裁二侍女，戎装骏马，至溪山佳处，辄留数日，见者以为异人。后十年，筑室黄冈之北，号静庵居士。作临江仙赠之云：“细马远驮双侍女，青巾玉带红靴。溪山好处便为家。谁知巴峡路，却是洛城花。面旋落英飞玉蕊，人间春日初斜。十年不见紫云车。龙邱新洞府，铅鼎养丹砂。”龙邱子，即陈季常也。秦太虚寄之以诗，亦云：“侍童双擢原作瓘，据明钞本改。玉，鬢发光可照。骏马锦障泥，相随穷海峽。暮年更折节，学佛得心要。鬻马放阿樊，幅巾封沉燎。”’西清诗话云：“季常自以为饱禅学，妻柳颇悍忌，季常畏之。故东坡因诗戏之，有“忽闻河东狮子吼，拄杖落手心茫然”之句。观此，则知季常载二侍女以远游，及暮年，甘于枯寂，盖有所制而然，亦可悯笑也。”’”

邹陈谐乐词

复斋漫录云：“邹志全徙昭，陈莹中贬廉，间以长短句相谐乐。‘有个胡儿模样别。满颌髭鬚满颌髭鬚原作满颈颌发髭，据明钞本改。生得浑如漆。见说近来头也白。髭鬚那得长长黑。原作长黑黑，据明钞本改。逸忘一句。簪子镊来，须有千堆雪。莫向细君容易说。恐他嫌你将伊摘’。此莹中语，谓志全之长髭也。‘有个头陀修苦行，头上头发穆穆。身披一副醜裙衫。紧缠双脚，苦苦要游南。闻说度牒朝夕到，并除颌下髭髻。钵中无粥住无庵。摩登伽处，只恐却重参。’此志全语，谓莹中之多欲也。广陵马推官，往来二公间，亦尝以诗词赠之。‘有才何事老青衫。十载低徊北斗南。肯伴雪髯千日醉，此心真与古人参。不见故人今几年。年来风物尚依然。遥知闲望登临处，极目江山万里天。’志全全下原衍完字，据文义删。语也。‘一樽薄酒。满酌劝君君举手。不是亲朋。谁肯相从寂寞滨。人生如梦。梦里惺惺何处用。盍到休辞。醉后全胜未醉时。’莹中语也。初，志全自元符间贬新州，徽宗即位，以为中书舍人。乃未几，谪零陵别驾，龙水安置，未几徙昭焉。”

鱼游春水

复斋漫录云：“政和中，一中贵人使越州回，得词于古碑阴，无名无谱

，不知何人作也。录以进御，命大晟府填腔，因词中语，赐名鱼游春水云：‘秦楼东风里。燕子还来寻旧垒。余寒初褪，红日薄侵罗绮。嫩草初抽碧玉簪，细柳轻窣黄金缕。莺啭上林，鱼游春水。几曲阑干遍倚。又是一番新桃李。佳人应念归期，梅妆泪洗。凤箫声绝沉孤雁，目断清波无双鲤。云山万重，寸心千里’。”古今词话云：“东都防河，卒于汴河上掘地，得石刻，有词一阕，不题其目。臣僚进上，上喜其藻思绚丽，欲命其名，遂摭词中四字，名曰鱼游春水，令教坊倚声歌之。词凡九十四字，而风花莺燕动植之物曲尽之。此唐人语也，后之状物写情，不及之矣。二说不同，未详孰是。”

王逐客用山谷语

复斋漫录云：“王逐客送鲍浩然之浙东长短句：‘水是眼波横，山是眉峰聚。欲问行人去那边，眉眼盈盈处。才始送春归，又送君归去。若到江南赶上春，千万和春住。’韩子苍在海陵送葛亚卿，用其意以为诗。断章云：‘明日一杯愁送春。后日一杯愁送君。君应万里随春去。若到桃源记归路。’”苕溪渔隐曰：“山谷词云：‘春归何处。寂寞无行路。若有人知春去处。唤取归来同住。’王逐客云：‘若到江南赶上春，千万和春住。’体山谷语也。”

东坡言如梦令本庄宗制

苕溪渔隐曰：“东坡言，如梦令曲名，本唐庄宗制，一名忆仙姿。嫌其不雅，改云如梦。庄宗作此词，卒章云：‘如梦。如梦。和泪出门相送。’取以为之名。古今词话云：后唐庄宗修内苑，掘得断碑，中有字三十二，曰：‘曾原脱曾字，据尊前集补。宴桃源深洞。一曲舞鸾歌凤。长记欲别时，残月落花烟重。如梦。如梦。和泪出门相送。’庄宗使乐工入律歌之，名曰古记。但词话所记，多是臆说，初无所据，故不可信。当以坡言为正。”

都门小词

复斋漫录云：“邓肃谓余言，宣和五年，初复九州，天下共庆，而识者忧之也。都门盛唱小词曰：‘喜则喜得入手。愁则愁不长久。忻则忻我两个厮守。怕则怕人来破斗。’虽三尺之童皆歌之，不知何谓也。七年，九州复陷，岂非不长久邪。郭药师，契丹之帅也，我用以守疆，启敌国祸者郭耳，非破斗之验邪。”

荆公集句

苕溪渔隐曰：“鲁直书荆公集句菩萨蛮词碑本云：‘数间茅屋闲临水。窄衫短帽垂杨里。花是去年红。吹开一夜风。娟娟新月偃。午醉醒来晚。何许最关情。黄鹂三两声。’因阅临川集，乃云：‘今日是何朝。看余度石桥。’余谓不若‘花是去年红，吹开一夜风’为胜也。”

山谷浣溪沙

夷白堂小集云：“山谷道人向为余言，张志和渔父词雅有远韵。志和善丹青，必有形于图画者，而世莫之传也。尝以其词增损为浣溪沙，诵之有矜色。予以告大年，云：‘我不可不成此一段奇事。’久之，乃以烟波图见归，其思致原作致思，据文义改。深处，不减昔人。词云：‘西塞山边白鹭飞。散花洲外片帆微。桃花流水鳜鱼肥。自庇一身青箬笠，相随到处绿蓑衣。斜风细雨不须归。’”

张仲宗渔家傲

苕溪渔隐曰：“张仲宗有渔家傲一词云：‘钓笠披云青嶂绕。绿蓑雨细春江渺。白鸟飞来风满棹。收纶了。渔童拍手樵青笑。明月太虚同一照。浮家泛宅忘昏晓。醉眼冷看城市闹。烟波老。谁能认得闲烦恼。’余往岁在钱塘，与仲宗从游甚久，仲宗手写此词相示，云旧所作也。其词第二句，元是‘撇头雨细春江渺’，余谓仲宗曰：‘撇头虽是船名，令以雨样之，语晦而病，因为改作绿蓑雨细。’仲宗笑以为然。”

东坡榴花词非为一娼而发

古今词话云：“苏子瞻守钱塘，有官妓秀兰，天性黠慧，善于应对。湖中有宴会，群妓毕至，惟秀兰不来。遣人督之，须臾方至。子瞻问其故，具以发结沐浴，不觉困睡。忽有人叩门声急，起而问之，乃乐营将催督之，非敢怠忽，谨以实告。子瞻亦怒原作怒，据海山仙馆丛书本改之。坐中倅车属意于兰，见其晚来，恚恨未已。责之曰：‘必有他事，以此晚至。’秀兰力辨，不能止倅之怒。是时榴花盛开，秀兰以一枝藉手告倅，其怒愈甚。秀兰收泪无言，子瞻作贺新凉以解之，其怒始息。其词曰：‘乳燕飞原作非，据苏词改。华屋。悄无人、桐阴转午，晚凉新浴。手弄生绡白团扇，扇手一时似玉。渐困倚孤眠清熟。门外谁来推绣户，枉教人，梦断瑶台曲。又却是、风敲竹。石榴半吐红巾蹙。待浮花浪蕊都尽，伴君幽独。浓艳一枝细看取，芳心千重似束。又恐被西风惊绿。若待得君来，向此花前，对酒不忍触。共粉泪，两簌簌。原作两两簌，据苏词改。’子瞻之作，皆纪原无纪字，据明钞本补。目前事，盖取其沐浴新凉，曲名贺新凉也。后人不知之，误为贺新郎，盖不得子瞻之意也。子瞻真所谓风流太守也，岂可与俗吏同日语哉。”苕溪渔隐曰：“野哉，杨湜之言，真可入笑林。东坡此词，冠绝古今，托意高远，宁为一娼而发邪。‘帘外谁来推绣户，枉教人梦断瑶台曲，又却是风敲竹’，用古诗‘卷帘风动竹，疑是故人来’之意。今乃云，忽有人叩门声急，起而问之，乃乐营将催督，此可笑者一也。‘石榴半吐红巾蹙。待浮花浪蕊都尽，伴君幽独。浓艳一枝细看取，芳心千重似束’，盖初夏之时千花事退，榴花独芳，因以以下原有

中字，据文义删。写幽闺之情，今乃云是时榴花盛开，秀兰以一枝藉手告倅，其怒愈甚，此可笑者二也。此词腔调寄贺新郎，乃古曲名也。今乃云取其沐浴新凉，曲名贺新凉，后人不知之，误为贺新郎，此可笑者三也。词话中可笑者甚众，姑举其尤者。第东坡此词，深为不幸，横遭点汙，吾不可无一言雪其耻。宋子京云：‘江左有文拙而好刻石者，谓之詭痴符。’今杨湜之言俚甚，而锓板行世，殆类是也。”

怀挟词

上庠录云：“政和元年，尚书蔡窳为知贡举，尤严挟书。是时有街市词曰侍香金童方盛行，举人因其词加改十五字，作怀挟词云：‘喜叶之地，手把怀儿摸。甚恰恨出题厮撞着。内臣过得不住脚。忙里只是，看得斑驳。 骇这一身冷汗，都如云雾薄。比似年时头势恶。待检又遐猛想度。只恐根底，有人寻着。’”